



距离中秋还有几天时,济南市民王颖已然忙得团团转。中秋晚上的团圆饭,6岁的孩子最想吃的是必胜客;丈夫则盘算着中秋3天的短线游;得买些东西送给公公婆婆;还要想着向自己的父母解释中秋为何不在家呆着非要出去过……

“节没变,变的是人吧。”问起王颖自己愿意怎么过节,她却怎么也想不起小时候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了。在铺天盖地的“中秋经济”下,对于中秋传统失忆的人,正越来越多。

人性化下的中秋回归

本报记者 崔滨

“兔子王”远去,迷失的中国味道

“几十年前,哪有人专门说中秋节怎么过啊,大家都知道。现在不得了,竟然叫‘民俗学’了。”退休多年的马爱奎,是个谙熟传统风俗的“老济南”,当他的肠胃享受不起越来越油腻的月饼时,儿时的过节记忆也变得珍贵起来。

“倒回去40年,中秋和过年一样是个重要日子。济南人叫‘八月节’或‘八月十五’,一进农历八月就开始准备过节日了。卖水果的鲜货铺、卖月饼的点心铺都开始整理铺面、布置橱窗。大点心铺进门的柜台上,都把大到锅盖、小到

棋子的月饼摆成塔形,还撒上彩纸、彩条。”马爱奎回忆说。

在老济南的中秋风俗中,“兔子王”是比月饼还要重要的物件。在北京被叫做“兔儿爷”的“兔子王”,其实就是兔首人身的泥塑,取意感谢月宫中的玉兔为人间祛病除灾。

“就跟春节放鞭炮似的,那时候城里主要街道都是卖‘兔子王’的,有的店家在大方桌上搭成台阶,铺上白布,大小、造型不等的‘兔子王’一级级摆上去。”马爱奎说,“那时候送礼,就是一提鲜货

簋子、两盒月饼,再加几只‘兔子王’送给小孩。”而现在“兔子王”早已远去,孩子们似乎对流氓兔更感兴趣。

在中秋节当天,济南人一般要在中午吃饺子,然后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吃顿团圆饭,也有白天约上亲朋好友游湖赏景的习俗。但

在马爱奎的记忆里,中秋的“团圆”全在晚上的拜祭月亮中。

“老济南拜月也简单,就是在条岸上摆上‘兔子王’、香炉,再放些月饼、石榴、苹果的果盘,不过济南有‘男不拜月女不祭灶’的说法,祭拜‘兔子王’的都是女人。拜过之后大家就一起吃供品,月饼是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吃的,而受过祭拜的‘兔子王’也就成了小孩子们最好的玩具。”

缺失的中秋,断裂的记忆

如今,中秋之夜,一盘月饼,一壶茶再加一些瓜果,“天上一轮才捧出,人间万姓仰头看”,仍是多数人度过中秋的传统场景,但过去有滋有味的中秋记忆,却不再清晰。

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教授看来,如今在人们记忆中失去“味道”的中秋

节,正是传统与现代文明断裂后的表现。

陈炎教授认为,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、道家文化,体现了中国人感性与理性交融的特色,这就使得国家在靠法规和政策治理之外,还需要伦理和礼仪来维护。“比如中国的家国天下理念,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来构建

政治体系,所以中国用‘五伦八德’作为人在社会中自处的标准,而像中秋这样的节日,就用阖家团圆来突出‘孝’的作用,含有了以节庆和仪式凝聚人心,维系团结的意味。”

找回中秋在文化、生活层面上的效益

“和西方节日的宗教意味浓厚相比,我们的传统节日更具世俗性,更多地与家庭伦理相联系。像中秋的团圆祝福、尊老爱幼以及春节的除尘沐浴、辞旧迎新、敬天祭祖,都是中华民族‘天人合一’、‘自强不息’、‘和为贵’等民族伦理和精神的反映。”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中国民俗学常务理事刘魁立认为,“将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假日,恢复传统节日的内容,是延续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一种重要方式。一种文化和传统的生命力只有得到大众

认可,并在日常节庆中内化为一种文化记忆的自觉,才可能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。”

2006年,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把春节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七夕、重阳等节日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。2007年,国务院经过长期调研,确定把春节(含除夕)、清明、端午、中秋作为法定假日,自2008年起开始实施。

尽管中秋节已经在国家节日体系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,但刘魁立仍然认为,“假日作为一种

资源,不仅可以在经济上取得效益,也会在文化、社会、生活等各个层面上收到效益,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是否过于重视经济层面的收益,而忽视了这些假日在社会、文化等方面改善人际关系、创造和谐社会的作用?”



东方IC供图

我们寻找的是真实健康的生活

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

中秋节终于到了,在此之前很多人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节日的氛围,并盼着它快点到来,然后早点过去。在这个传统节日里,那种举杯邀月、把酒吟诗的雅兴似乎越来越遥远了,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人情来往之累。

商场里买礼物的人摩肩接踵,“不选对的,只选贵的”,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达情义。与此同时,满载礼品的车辆在各条马路上蠕动前行,即便是最新规划的城市交通系统也在重负荷之下尽显疲态。

与春节一样,中秋节也是

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。那时,人们祭月吟诗,祈愿与祝福都发自内心的,节庆礼仪和传统文化紧密结合,过节实在是人生的盛事和乐事。苏东坡作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的前一晚正是丙辰中秋,欢饮达旦大醉之后才有了流传千古的佳作。

而现在,中国人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期,传统节日随之艰难蜕变。汽车进了寻常百姓家,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就演绎成了不怕千辛万苦一定要回乡或者进城的滚滚车流。中秋节的礼物最

初不过是取团圆之意的果饼,现如今越做越高档,海参、鲍鱼以至名贵中药材都成了做月饼的材料。礼物太轻了,自己觉得拿不出手,礼物太重了,自己又负担不起,这样的节日当然是越过越累。

拥堵的马路、流水的宴席,中秋节几乎让城市人过得精疲力竭。集体出行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和商业服务都经受了严峻考验。这像一种城市病,更像一种社会病。不得不说,现在的礼物或多或少变了味道,礼物的贵贱与情义的轻重通常没有什么关系,只象征

着需求的高低。因为权力主导一切,下级给上级送礼,表达的是求升迁或保平安;因为畸形的商业生态,对客户的宴请送礼往往是以节庆之名行贿赂之实;因为平时人情冷漠,节日的纵酒狂欢大多数是对职场压力的一种排解。很多时候,“节日综合征”并不是节日引发的痛,而是忙着过节的人在集体凸显社会的病态。

在传统佳节里思古怀幽,想象古人如何过节,并非要完全回归传统,而是希望我们能从传统中汲取有益因子,让疲惫的我们活得健康一些、轻松

一些。节日过得是否痛快,说到底不完全是经济承受力的问题,而是生活方式和态度的问题。旁观韩国,那里人均GDP数倍于我们,同样有着中秋节之累,这对我们也是一个警示。曾经被媒体比喻为“按了快进键”的中国人,在拥堵的马路上放慢了节奏,此时是否可以想一想我们原本不用这样疲于奔命,为自己找点空闲,仰望阴晴圆缺,体会悲欢离合,生活或许变得更有质感。

寻找传统的中秋,不正是在寻找一种真实和健康的生活吗?

中秋节来历有三种说法

据新华社天津9月21日电 天津市社科院教授王来华介绍说,关于中秋节的来历,主要有三种说法。一说是家喻户晓的“嫦娥奔月”的传说。嫦娥奔月后,后羿日夜思念,便让侍女在月光下摆上供桌,上面放着嫦娥最爱吃的各种水果。邻里乡亲也在自家院内摆上供桌和水果,祝福美丽善良的嫦娥。从此以后,年年如此,代代相传。每到八月十五这一天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月下供奉嫦娥。由于这天时值中秋,所以,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中秋节。

二说中秋节起源于古代秋季祭祀土地神的活动。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里,春播、夏收、秋获、冬藏是主要的劳作活动。土地收成的情况,对于以此为生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。因此,人们对于土地

还有深深的敬畏之情。每到春播播种之时,都会祭祀土地神,祈求土地神赐予五谷丰登,这种活动被称为“春祈”。到了秋季,正是收获的季节,也要祭祀土地神,拜谢神的庇护,称为“秋报”。八月十五是秋季收获的季节,各家都要拜土地神,所以,中秋节可能是古人“秋报”遗传下来的习俗。

三说中秋节与古代的祭月风俗有关。春分祭日,秋分则祭月,自古以来,秋分就是传统的“祭月节”。据史书记载,早在周朝,古代帝王就有春分祭日、夏至祭地、秋分祭月、冬至祭天的习俗。现在的中秋节就是由传统的祭月节演化而来。有确切的史料表明,最初的“祭月节”是在“秋分”这一天。不过由于这一天在农历八月里的日子每年不同,不一定都有圆月。而祭月无月是大煞风景的。所以,后来就将“祭月节”调至每年的八月十五,就有了中秋节。

中秋节是三大灯节之一

据新华社上海9月21日电 民俗专家指出,除了赏花赏月,中秋节还是我国三大灯节之一,赏灯同样是中秋节价值得品味的一道文化大餐。

“虽然比不上元宵节大型灯会那么热闹,但中秋赏灯也是这一传统佳节的习俗之一。中秋节和春节、元宵节一起被认为是我国三大灯节。”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说,“灯象征希望,中国传统节日中赏灯非常流行,正表明中华民族对生活的乐观、对未来的期盼。”